

论“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和改革

谢 群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大学语文课程目前的生存困境与长期以来的定位模糊有关,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中国文学课程较为合适。当前大学的语文教育,应该回归到生活现实本身,凸显文学作品内蕴的生命体验,以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学水平为基本任务,最终达到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

关键词:定位;人文教育;中国文学;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9-0040-03

2013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将在2013级本科生培养方案中把“大学汉语”课程由必修课调整为选修课。这一举措马上引起了媒体、网络的广泛关注,引发了网民对“大学语文”以及这门课所代表的高校母语教育现状的大讨论。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高校将“大学语文”课程列入了选修课,甚至改头换面,替换成了“论文写作”、“应用文写作”、“文学欣赏”等课程,这种趋势还将进行下去。笔者所在的高校也在2013级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将“大学语文”调整为选修课。毋庸讳言,尽管徐中玉先生早就撰文强调“大学语文是不该站在边缘的课程”^[1],但作为高等教育母语课程的“大学语文”实际上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大学公共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未来前景如何,改革之路应该怎么走?本文将从现实出发,从探讨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入手,对当前教学环境下大学语文课程的改革提几点认识。

1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困境

自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和徐中玉先生的共同倡导下,全国各高校相继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经过三十来年的教学实践,“大学语文”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课程,但在转型期社会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正面临着日渐边缘化的生存困境,其原因除了人们强调的功利主义教学观念外,与“大学语文”课程在教学上丧失吸引力也有密切关系。

首先,教学目的和教学安排的严重脱节使得提高人文素养成为一句空话。高教司在1996年发文指出:“希望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把这门课程的建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

要手段。”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也明确说明:“我们大学语文教育的重心,仍必须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2]可见,提高人文素养是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然而人文修养的提高不是一夕之功,没有中长期的文学阅读和文化熏陶,是很难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结构形成有力影响的。培养文化素质,也不是一个学期的一门课程所能完成的事情。现实情况是,各大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一般只开设一个学期,总课时只有32-36课时。如此少的课时,不要说提高人文素养,连完成教材内容的讲授都比较困难。大多数的文学文化经典都有一定的篇幅,一般的教材难以全文涵盖,而只能节选。因此,大多数的大学语文课,往往最后都变成了经典片段的阅读、赏鉴课程。课时少,学分少,很少会有学生去花时间阅读原文,老师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教材上节选的经典段落进行讲解,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强调文化知识的全面传授使得大学语文教学不堪重负。某些教材强调选文的人文性、丰富性,哲学、宗教、历史、文学乃至影视艺术都成为授课的内容。一门只有30多个课时的语文课堂,既要让学生了解古今中外丰富的文化知识,又要培养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如此繁重的教学目的只会让教学过程要么成为“满堂灌”,要么只能似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整体的教学质量达不到要求。而且这样的课程定位让师生双方都感到困惑。对于教师来说,即便学问再渊博,专业能力再强,也很难对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因此教学内容只能根据教师自己的专长、喜好来定。如此一来,大学语文教学又变成了单一性教学,与教材编写的初衷相违背。

对于学生来说,课堂内容太多太杂且难以掌握,会导致学习上的畏难心理和厌学情绪。笔者作为授课教师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按照某种教材教学大纲的要求,先后两堂课分别讲授中国的禅宗文化和北岛的朦胧诗。从宗教文化跨越到政治抒情诗,学生在接受中有一种无所适从之感。

再次,现有的大学语文课程在教学方法设计、教材编写上比较陈旧,使得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受传统文学教学模式尤其是文学史教学模式的影响,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往往采取介绍作家生平、阐述作品主题、分析人物形象、分析艺术特点等基本手段。学生课前没有预习,课堂中记满笔记,考前突击复习。语文课程原有的审美感性逐渐缺失,只剩下条条框框的知识点背诵,而这些识记点在今天的传媒时代,通过网络搜索即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心灵感悟被机械识记所取代,原有的教学期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缺乏学生的兴趣支持,教学目的又难以实现,大学语文课程的价值被怀疑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在某些理工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变成了较为实用的纯写作课程,如应用文写作或公文写作,目的在于传授学生适应社会的语言运用技能。

2 “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探讨

要改变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困境,首先必须解决对于该课程定位模糊的问题。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教什么没有达成统一、明确的意识,使得教材的编写和选择成为难题,也让师生们无所适从。

对于“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无论是国家教委高教司还是各种教材的编写者,都强调它的人文素质属性。将课程定位于文化素质课,这与传统观念中语文课的工具属性划清了界限,使得课程的重点从传授知识转换成了传递人文精神。这固然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文化素质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因为“文化”本身就非常难以定义。文化研究史上关于“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宽泛地说,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综合,是历史的积淀;小范围来讲,人类的精神活动也包括众多。因此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目的的课程教学,其手段和途径也多种多样。这使得大学语文课程教材的编写范围可以变得异常广阔,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政治等各个文领域中的优秀的作品都可以成为教学的内容。

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新编大学语文》(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即是采用这种教学思路。该教材分11个单元,选文中有哲学论文,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有宗教讲义,如慧能的《六祖坛经》,有历史传记,如节选自《资治通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另外,按照编选者的话,该教材还“注重对书法、绘画、音乐,乃至园林艺术方面文章的遴选,既

为提升人文素养而设,也为培养大学生的广泛兴趣而备。”^[3]如果在实际教学中依照该教材的大纲授课,那么大学语文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文化课,成为“中国文学概论”或“西方文化概论”的注脚。

依照教育部高教司的发文,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提高汉语言文学水平。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依然“局限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4]。但不可否认,“人文教育”、“育人”的帽子实在太大,陈义太高而难以落于实处。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文化素养的提高确实是大学语文课程的最终目的,但它绝不可能只通过大学语文课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依靠整个大学本科教育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的参与。如果只考虑大学语文的人文教育属性而不考虑其具体教学的可操作性,大学语文教学的困境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我们可以认为,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而非以“创造文学为旨归”^[5],但其人文主义教育的途径应是中国的语言文学。也就是说,大学语文课应是教授中国文学的课程,没有比中国文学更能体现汉语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的灵魂。这里的文学,可以是广义文学的概念,即具有审美属性的汉语语言作品。在教材中加入外国文学作品,看似内容丰富,人文性更强,但在实质上却增加了课程的负担,也使得领悟母语文化的教学目的完成得不够纯粹。当然,在中国文学材料的选择上,是传统文学多一点还是现当代文学多一点,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偏重现当代者,往往强调现代语境中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尤其注重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在教学实践中,现当代文学作品更受学生的欢迎。偏重传统者,强调其深厚的人文底蕴,认为其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徐中玉先生认为“古代文化、文学精品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先贤们思想、情感的结晶,历经时间考验,至今仍然显示出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证明它能焕发出浓郁的艺术魅力,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6]教学实践也证明,如果教学方法得当,优秀的古代文学经典确实能得到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发学生对历史文化的兴趣。

我们把大学语文课定位为中国文学课,不代表可以照搬中文专业的课程教学方式。它不需要通过文学史的讲授来让学生把握文学的原理、文学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也不需要某个文学流派有深入的了解。就笔者的理解,它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如何去欣赏母语文学的意蕴,由此感知背后的中国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传承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目的。

3 “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思考

从大学语文课应是中国文学课的定位意识出发,我们应对现有的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有以下的认识:

首先,欲行事,先正名。改革首要的任务即应明确课程的名称以及与名称相符的内容与责任。长期以来,大学语文被认为是在所有的大学课程中与中学相关教学内容衔接最紧密的一门课程。学生一进入大学,自然而然地认为,大学语文课就是所谓的“高四语文”。这显然是“大学语文”课程名称带来的误解。但事实上,大学语文更强调的是人文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是审美教育而不是技能教育。既然不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沿袭“语文”的说法?是要强调汉语的母语地位吗?是要突出文学的主体地位吗?正因为我们想在这门课里囊括太多的内容和期望,课程才如此不堪重负。既然大学语文课是针对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中国文学课,为什么不在课程名称中直接把教学内容亮出来?解决了正名问题,教学编写问题的解决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次,课程改革应明确本课程作为母语文化教育的阶段性教学任务。母语文化教育是中国公民的终身教育。我们承认,大学期间的语文教育是比中学语文要高级的语文教育,但是也不能简单认为,大学语文教育的目的就不再是语言文学水平的提高。有人认为,“以工具性为主的语文课程属性应当在中学语文阶段完成,已经没有必要将之作为大学语文的主要目标。”^[7]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过于乐观,在现有的阶段,应试化的中学语文教育并没达到我们设想的理想状态。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教学情况来看,普通本科的大学生(非中文专业)的文学鉴赏水平尤其是古典文学的阅读理解能力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程度。作品无法正确理解,又如何谈得上领悟其中所浸润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关怀?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把教学任务框定在一个合理有效的范围内,人文素质、审美教育的教学目标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认为,目前的普通本科教育背景下,大学的语文教育任务仍然是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学水平,为实现终身的母语文化教育提供有力的基础,教材大纲的编订、课程教学的设计和教学手段的使用都应该首先考虑这一点。

再次,应顺应形势,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不太受欢迎,学生过于被动以及与现实生活脱节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的文学课程教学方式基本上是受斯宾塞的科学主义知识观影响,以自然科学的教学方式为参照,和我们传统的以涵咏、体悟为主要手段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方式大为不同。自上个世纪中晚期以来,随着韦伯、舍勒、哈贝马斯等人对科学主义知识观的质疑,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课程教学中,应破除科学本位体系,恢复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

统,以合理的交往模式为中心,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那么,在大学的语文教育中,我们就应该回归到生活现实本身,采用学生主动探索的学习模式,凸显文学作品内蕴的生命体验,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真正意义。回归生活,是要真正贴近今天的现实,关注学生真正的心理需要,寻找共同的话题,从传统文学文化中去汲取营养,在文学阅读中实现情感和理性的共鸣。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则是要改变以往老师满堂讲,学生记笔记的情形,通过各种具体的交往、互动方式,让学生在主动提问、思考和回答中提高汉语言文学水平,真正融入到文学的生命感悟与体验中去。

4 结 语

大学语文教育在现有的培养方案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要改变被动局面,走出困境要从明晰大学语文教育的定位开始。把大学语文教育定位为中国文学课程,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也有利于我们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中展开工作。当然在课程教学中塑造大学生人文精神,提高文化素养是一件艰巨的教学任务,不可能只通过大学语文教育就可以完成,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课程改革,形成中国文学课程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课程的互动来共同促进。

参考文献:

- [1] 徐中玉. 大学语文:不该站在边缘的课程[N]. 社会科学报,2004-12-09.
- [2] 徐中玉,齐森华. 大学语文·前言[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 丁帆,朱晓进,徐兴无. 新编大学语文——编写说明[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4] 赵敬立. 重建大学语文教育的人文维度[J]. 现代大学教育,2010(1):93-99.
- [5]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6] 徐中玉. 徐中玉先生谈大学语文教育[EB/OL]. <http://www.ejyx.com/ejyx/1/ReadNews.asp?NewsID=632/2007-10-21>.
- [7] 徐燕. 大学语文教学现实性功能的探讨[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3):163-166.

(责任编辑 游星雅)